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盛翼進隣汝　參閱

申文定公文集

疏　申時行

虜情疏　陝西虜情

近該陝西三邊督臣以虜情變動邊患紛紜饋餉空虛備禦單弱方條議上請及時整飭下部議覆閒隨

該陝西撫臣揭報本年六月內虜騎入境攻圍舊洮州古爾占堡見我兵漸集遂四散搶番該洮岷副總兵李聯芳分兵追逐陷伏陣亡臣等不勝驚愕夫虜雖入境搶番而城堡無恙猶爲失事之小者然將官兵寡力分遂致喪敗損威傷重殊驚駭聽聞故敢以虜情邊計爲 皇上陳之先年俺答款貢套虜吉能及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馴至于今西鎮之不用兵殆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死其孫卜失兎幼弱不能制馭諸部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吉者又相

繼歲以故各酋渙散不相統一或以轉徙要賞于延綏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肅或受賞于東而窃掠于西或罰服于此而狂逞于彼或駐牧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也或才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則彼以款貢為詞難于峻拒欲撫之則彼實求索無厭難以曲從先因西寧將官一時債事身既不保虜益見輕邊釁遂開兵端不息此西鎮虜情之大略也顧邊疆事勢軍旅機宜譬之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虜既桀黠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得公背盟

約茂視天朝此其勢不得不戰然一二小酋雖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順義在西猶稱恭事卜酋回套猶聽詷遣初未嘗聚衆連兵合謀犯順此其勢不得不撫然或陽順而陰逆已去而復來雖嘗鹵掠而或送還人畜認罰無詞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夷誓不再犯此其勢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而應之之務得其情施之務當其可顧今久安之後薦災之餘卒伍之缺者未能召補則無可用之兵粮餉之逋者不能完解則無可恃之餉當事者既以臨渴掘井

當時虜情如此閣部大臣多以包荒為主而臺諫皆欲決計用兵

爲慮又以無米煮粥爲憂未及整頓而虜患遽已剝
膚方欲經營而人言更多掣肘必先寬其文法假以
便宜惟務責成不爲中制然後可以盡心展布畢力
安攘此今日邊計之大略也臣等書生不閑軍務然
質之本兵采之衆論其梗槩不過如此容臣等趣令
兵部將督臣梅友松條陳作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
巡按御史查覆奏到另行議處外仍乞　天語丁寧
廟謨指授使封疆之臣皆知　皇上留神邊務燭照
虜情凜然日鑒之常臨而罔敢怠玩肅然天威之遠

布，而莫不奮揚，服虜安邊，在此舉矣，

虜情疏　　宣大甘肅虜情

臣等蒙　皇上股肱之託，不敢不盡心，於邊事亦嘗講求，於虜情亦嘗咨訪，謹以大略爲　皇上陳之。今日虜情，與嘉靖年間不同。先年虜常侵犯各邊。惟一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款貢，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已二十年，雖犬羊之性不齊，豺狼之欲無厭，然部落（以此論王持款貢大議不失）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之作歹而廢各部（矣）之羈縻，不可以一邊之騷擾而致九邊之決裂。如其

背約則當致討如其輸服則不窮追此今日制馭之大略也今洮州失事明係火落赤邀請而宣太總督諭書及虜王頭目禀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犯順尚未可知也今日之計惟責成督撫一面曉諭虜王使無助逆一面革絕火落赤撫賞容圖勦處而最急者在挑選精銳措處兵糧務伸中國之威破黠夷之膽聯屬番族係固封疆如其處置得宜戰守有效則以功論如其因循玩愒虛文搪塞則以誤事罪之蓋

朝廷大體惟是用人責實賞功罰罪而已若一有疎

失。卽大更張。撫臣既調。司道既斥。而又更換總督。使若此論戰守則邊臣無所忡忡虜惟狡之二字求醜虜反得挾以爲重。必云我一作歹則邊官盡更。將定則虜得以挾制邊臣故賞罰雖當明而又宜寬。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其文然也臣等蓋爲邊事計爲　朝廷計。非爲督撫計。而欲庇護之也。趙充國有言。兵難遙度。臣等亦粗陳梗槩如此。容臣等傳示　聖意。令本官于殺本內申飭各邊督撫。務整理邊備。毋得仍前廢弛。以仰副　聖明樹屏側席之懷。

論松潘疊茂番夷疏

處置番夷

先該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勦已該兵部題覆行令巡撫總兵官相機行事外經今日久不聞消息臣等心窃憂疑蓋松潘疊茂即古維州吐蕃地方重山複嶺深崖容箐自來番人出沒種類實繁本朝置戍屯兵稍示禁制羈縻之意然山谷險遠糧運艱難番人聚如蜂蟻散如鳥獸我兵追逐則彼深藏遠伏不可窮搜我兵罷歸則彼倏至突來不可禁遏其道在以勦為先聲以撫為權術如一

種作惡則整搠在鎮官軍出其不意殲厥渠魁或毀其碉房或燒其青稞名曰雕勦其餘各種並不搜求庶幾番人懷德畏威雖小有竊掠旋即底定此制禦番夷之要術也今該省官輕率寡謀一聞番賊之報便欲動調大兵使番人聞之得以糾黨聚衆肆行倡獗近該總兵官李應祥揭稱標兵二千皆非慣戰之卒不敢輕進見調土司尚未到齊臣等昨問兵部亦皆以爲失策且四川近有採木之事有司調度無方民間頗稱騷擾庫銀給發將盡軍餉又已空虛若兵

連禍結、財盡民窮、爲患非細、此臣等所惕然憂懼而不寧也、臣等已面語兵部、須馬上差人、行令新任巡撫徐元太、總兵李應祥等、相機勦撫、用心處置外、但地方遙遠、人心不齊、必得 天語丁寧、廟謨申飭、然後人皆警惕、事有責成、且知 聖天子明見萬里、不敢有玩愒苟且之意、以取誤事之罪也、

辯御史張文熙條陳疏

今月蒙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張文熙條陳三事本、其第二款戒偏重之弊、言前此閣臣專擅自恣、內有四

件乞　皇上宣諭臣等永爲禁革該文書官宋坤口傳　聖旨朕于天下事不得盡知常要咨訪內閣若各項事體都不與閣設內閣何用張文熙說這許多閒話先生每也不要介意欽此仰惟　皇上聖德謙虛純心委任不以臣等之不肖每欲諮詢又以御史之多言俯垂慰諭臣等方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典制及閣臣責任言官皆不深考使臣等居密勿之地冒專擅之嫌恐難展布不敢不備　皇上明之其一爲部院各衙門不當置考成簿送閣查考查得

祖宗舊制。各衙門每月開領內閣精微文簿。開寫事件。月終送內閣收掌。年終類送六科廊。此係二百年來成規。今考成文簿。與精微文簿相同。但詳略稍異耳。然則各衙門事體。未嘗不使閣臣與聞也。且先年題奉欽依。凡撫按官。奉到勘合。過限未完者。六科上下半年一次查參。其每月送閣文簿。止備查考。閣臣原不題參。又罰俸止及撫按等官。未嘗借以督責部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統歸于 朝廷。閣臣則參機務備顧問者。若于諸司之事全不與

所慾者黃扉諸老推

聞。即　皇上有問臣等憑何奏對，即有票擬臣等憑

○責○不任○而○中○實○操○事○權○之○柄○耳○若○以○謂○可○之○事○自○任○斯○乃任職相也

何參酌此皆　皇上委任責成之意哉。且如吏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并吏部之銓選也。戶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并戶部之錢粮也。使閣臣不職，即黜罷可耳。若并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噎而廢食乎。其二謂吏兵二部陞除，不當一一取裁。其三謂各處督撫巡按，不當容揭請教。夫部臣各有職掌，督撫等官各有責任。原未嘗事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閣臣以平章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官自京堂武

官自叅將以上。部臣亦與臣等商量。無非虛心爲國。以示愼重公平之意。今二部尚書見在。臣等何曾行一私意。用一私人。今但問其所用之人公與不公。不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各地方事情。若關係重大。督撫等官。豈得不與臣等言之。如陜西等處重災。作何賑濟。遼東虜情。作何防勦。雲南荼賊。作何備禦。此皆 朝廷大計。即各官揭問不爲阿承。即臣等告以方略。不爲侵越。但論事體當與不當。不必論臣等知與不知也。其四謂票 旨不使同列與知。則臣時

行在閣、無一事不與二臣議擬、卽文淵亦謂其同寅和衷、原無此事、何從禁革、此則臣等可無論也、蓋議者徒見前人之弊習、而幷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于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安逸、然 祖宗建立閣臣之意謂何、臣等受 皇上高厚之恩謂何、而推諉自便、卽萬死何以塞責、臣等實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故畢陳其愚如此、

書

答蕭岳峰

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閒金鼓而專言戰鬭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恭恭舉事耶鄙意謂虜王市賞停革足以正中國之體而各部貢市如舊聊以覊外夷之心然後可以專意西剿圖創西虜而言者已露章見詆且誣以受賄矣此亦聽于公論不敢多辨但恨國事紛紜終爲此輩所壞耳

答于存素

此將當國家豈祿之日三叛已服謂北虜亦可以

西鎭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

覩今日九邊兵力何如粮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虜尙猶可與角勝若諸邊蝟毛而起何以禦之宜大客邇陵京一有警報畿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吾有必勝之筭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言者遂借此見攻至誣以賍私豈不寃哉經略公行已選帶宣大驍將銳卒粮餉就彼支辦其請銀二萬乃隨軍之賞耳兵部已發過馬價四十餘萬而西鎮設處粮艸又在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用兵豈易乎其疏中

有功故有紛紛之試

迎送稟給從省。蓋因　上有傳諭命之省約故也。總之兵難遙度。勝在未戰。若但以舌擊賊。大言不慚。亦何益矣。

答葉臺山相公

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斡旋。止憑揭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毋相商確。皆得與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

喜事。口語紛紜。前倡後隨。黨同伐異。徇之則不可勝（是時彙省實多虛論非文定私言也）從違之則便相仄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 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改觀易聽矣。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唯公與同事諸公。協心共濟。太平可翹足而須者。衰朽闒劣愛莫能助也。

又

方今 國事艱危。人情險詖。 主上凝旒塞纊。端居（黨論始于此時耶）邃穆之中。而衆論愈囂。群情愈渙。少年陰有所推戴

以樹私交。而陽有所詆排以消公是上下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公以誠心直道。正論昌言。百計調停。萬分匡救。故能彌縫主闕。係屬人心。使賢者有所依歸。而不肖者猶知忌憚。此爲國家倚重不啻鼎呂。而奈何懇懇求去也。僕老憊無識。然竊窺盛意。欲以感動　上心。爲納牖解紘之地。眞可謂苦心極矣。然願公無堅去心。隨機而應之。以待天心之默佑。　聖意之轉圜可也。別諭歸柄六曹。夫閣臣之叅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

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主上虛已而聽之。自可與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

唐德宗使宰相共理錢穀李泌以爲此一吏之任非大臣之事也

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埶必不能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徐鳳彩聖期參閱

申文定公集

序　　申時行

贈撫臺周公　奏續

大中丞撫臺周公之及再考、而以最績聞于朝也、余既以四郡守丞之請、業有贈言、而吾鄉之縉紳大夫、

謂公臨鎮郡中吾曹在宇下目接公之眉注而身被其澤然而息乎非情也則以余備糠粃而屬詞焉蓋與人之誦以公之才猷德望匪美于文襄其得民之深接迹于文襄若天之有私于吳人者余故采而述之乃其時之所值勢之所乘則公尤處其難比于文襄功齊而力倍者猶未之及也余請畢其說當　宣英之朝江南久離湯火而安鋤鎛僩疏而民富年穀屢登不覩兵革盜家有囷積里有灌輸公庾有紅腐也而文襄乃得以其財力之羨從事于溝塍圳澮津

以後方前而有難易之論亦此等文法格

梁陂障之間。爲民興百世之利。又請蠲重額之逋。爲民除百世之害。當是時。廟堂急民。而尤以財賦根本急江南之民。文襄之奏便宜朝入而夕報可。上不虞掣肘。下不憂壓頽。時勢參合而澤易流。若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也。乃今之江南。視疇曩逕庭矣。自島夷爲難。列營置戍。仰食縣官。而饋餉月增。水旱疾疫。相踵爲灾。而逋稅日積。大農之檄。趾相錯于途。有司數被譴讓。中涓奉詔。復以額外榷商。而徵歛日益煩。亡賴不逞之徒。挟關胠篋。乘間而起。而盜日益充斥。蓋閭

闤阡陌之間不苦兵則苦歲不憂徵斂則憂盜賊瑣尾流離之狀呻吟愁嘆之聲未有甚于今者乃公身共其恫而心計其便所為撐支調劑撫循銷戢布之科條禁令者率以忠厚慈愛設誠而致行之明敕有司毋以撫字後催科申嚴將校毋以恬嬉忘戒備其弭盜具有方畧豶豕牙而折其萌傾虎穴而杜其釁諸奇衺軼宕之氓悉麗于法孳孳焉閔閔焉務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若慈母之于嬰兒日休嬹而乳哺之也若上農之力田芟其稂莠殲其蟊賊而封殖之也

以故民安盜戢四境如挾纊百城如覆盂翕然稱治蓋公之劬勞殫慮經營拮据其用力若斯之難也而又有難者　上深居決事公車之牘浹旬累月而不報至語及榷稅輒置不省而公所請減稅之章如期而奉德音卒以蘇商民而通食貨留都煽亂獄具而株連不已流言相驚幾于鼎沸公馳往撫諭之反側遂定卒以銷禍本而安輦轂公之精誠信于　主上而功寔著于國家其超卓可紀者又如此夫文襄之所興革在朝野清晏物力豐豫之年而公在征求迫

歷變故勵勤之際，乃政成化洽，相望後先，譬之良醫。文襄所治者，欲起之瘡痍，而公所療者，垂絕之膏肓周公亦名臣固不甚遜文襄非特相襯之詞也。其奏效同。而鍼石湯液之施用則殊矣。余故曰功齊而力倍也。

召對錄序　召對

隆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躋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此道寖微，然而英誼側席，忠賢遇巷，宣室召問，栢梁和歌，延英之奏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輟，垂之史冊，並爲美

談本朝自　二祖開基　宣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臺幸御不絕自後亦復寥寥矣　泰陵（本朝君臣之間自漢唐稍為疎遠而　神祖尤尚恭己故文定隆召對如此）銳意修復無何而龍馭上賓　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併廢堂簾迥隔晝日潤疏溉釜列簋睽隔已甚昔以為成規今以為曠典故廬陵有論對之錄長沙有交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大夫時或稱道之臣忝非據渥荷　上恩九年之中對郊壇對山陵感恩殿對渾河對毓德宮者各一對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元良容直諫飭邊備諸政事

史官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于火、臣曩從閣中錄得數條、藏之家、語云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臣爲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之、爲召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戴、須述無替墜焉

綸扉簡草序　綸扉密奏

累朝以來、閣中皆有密奏、及奉　諭登荅者、皆稱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淵閣印緘封進　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余自萬曆戊寅入內閣、參機密、越癸未承乏領事、恭就兢守職矻

祀在公者九年　主上聰明英斷威福已出海內欣然望治自惟拘謭庸劣不足以仰佐下風然至于軍國要機朝廷大政　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宰相之職不過如此）政體之所宜行而淵衷未發諸司待　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未嘗不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或　上有特諭或令中官口傳皆隨至隨荅刻期取辦與同官襟坐據案伸紙奏成　手中詞取疏通不爲文（所謂奏疏体也）藻事求明暢無用繁多歲月既深寖以成帙韓子示入則告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余嘗

佩服斯言故自閣中掌故及二三同事外無得見者余絕不以示人人莫之知也歲辛卯余得請歸田不復閣朝事兒輩閒從笥中搜獲舊草將刻之以傳余不許已復跽曰請勿傳而藏之家以示子孫乃許之名曰綸扉笥草且題其端

記

重修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某日太僕寺卿臣某某言 陛下幸過聽使臣待罪僕卿領國家閑物之政自京師三輔

及旁近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編戶暨州縣牧馬之吏咸供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廄重據公署而溢之又賴 陛下仁聖振恤黎庶貰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此貢種馬錢也）以故多藏錢主守出納臣咸與有事夫受任輦轂下下臨郡國委簿牒是將藏其中係觀視不細而直堂廡門垣之間經十數歲廢不治示天下庫隘傷國大體臣誠非之又故事寺百需咸仰贖鍰自頃節縮佐縣官僅僅所有不足以更 臣請括寺所轄州縣贖鍰未入者入大司馬以其羨葺公署上無厚費而下

令寺易觀甚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司馬霍公力主
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庀匠事、凡撓腐者易
之、頹垝者築之、上漏旁穿者繕甓之、爲屋若干楹、爲
垣若干丈、用毀爲堅、因故爲新、役不踰時、費不及國。
越若干日告竣、公將勒貞石以示來者、屬史行記之
按國初置太僕典馬政、壯乎、故開行寺部諸監苑、定
上駟以壯壯遐。 文皇帝既定鼎、詔升行寺爲太僕
與南滁比。 睿皇帝朝始正今名、蓋百有四十年于
茲。卿以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分部、督郡國馬

自　天子用言者言。損丞員大半。存其三。令主調兌。
而益少卿一人。遥領京營驗印寄牧之事。以故丞選
益輕。無能有所預。而少卿局于其職。志不得輒行。卿
又高秩。率遠者一歲。近數月。輒遷去。不暇諏寺事。以
故視廨宇若郵傳然。即傾圮不治。漫不加省。而頃士
大夫又重費遠嫌。掇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
所更剏。則譏姍繁興。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
矣。昔衛文公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椅桐
梓漆畢具。而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秉心塞淵。騋牝

三千。夫惟懷忠篤慮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千乘。其效可覩已。今國家方制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竑議。度前規而修後觀。乃區區冏寺。顧逡巡苟簡不復議葺。治丞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而責分。不能。卿曰。吾旦暮且去。不暇。即（上下奉制往往廢事不但修建小事爲然）是心也。已不能懷忠篤慮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冨。得耶。公初在　先朝。以切諫杖謫徼外。直聲震天下。會　主上臨馭。召起。三遷而至今官。則修廢剗弊。求政之所亟。首上書重丞選。均勞恊恭。咸秩。庶

事已卒。就茲役以庇後人。其秉心若是。是可書。已。公疏言唐盛時比屋充盈。縑易一馬。往往歸功監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貴耳賤目。懷材異代乎。蓋自謂也。行三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興焉。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候氣室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至郡國縣道則置疇人斗食名能習知陰陽者。顧其占候不領于日官。而順天治　都輦。制特詳慎。毎盛德迎

春于東郊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二人往候氣其布琯寔灰重室密如舊法隨方占之以氣發歛知歲稔惡所司奉行以爲常然其掌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候氣密室在東北隅歲久頹圮乃就空廠中行事一切取文具無有言修葺者京兆新城王公會稽朱公至則相與言曰夫占氣測時受　命而始趨事至重典也而簡陋如是甚不稱其若京兆何則移書大司空言更作室便　奏　上報可乃以公廩之羨貿材鳩工作之故址爲室若干楹其費爲金若干兩訖工

若干日既成則二公儼然造余頗有述也蓋古者候氣以起鍾律宣五行八正之令其法猶軼不傳即心（諸史律書具至精者未嘗秘也）達體知靡所承授然大指在測知遲疾猛弱之氣以驗災祥察治忽令上下側身修德施救政而已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令八能之士各言候狀效則和否則占其重如此後世精智巧思之士或各以意合法而氣應先後往往不類蓋隋牛弘言灰飛全出為猛氣不能出為衰氣其應為暴君縱臣然文帝駁之以為非事應也夫務求法而不師意即羲和馮

相而在。無所用之矣洪範有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　天子冲聖宵旰求理。足以迎淑導和。消弭不然之患。設氣一不應而幾輔方千里。或旱澇顛腃札瘥為災。則卿士師尹。安所逃責。是得無省驗乎。昔稱京兆以春時和行縣中存孤老。理冤獄。勸民農桑。問所疾苦。退貪殘之吏。是數者。所以宣德意順承天心。化災沴為休祥之本也。夫使閭閻不呻。嘉肺無枉。銅墨靡所為蠹。陰陽調。風雨時。則和氣應應而占候皆合不爽。則是室之作。豈文具哉。

御馬監重修勇士四衛二營公廨記　禁旅公廨

國初棊置營衛宿重兵　輦轂下春秋討閱具有法程獨禁旅不時肄陛楯干掫是共而已宣德中始選募驍勇及騰驤四衛之士分營而隸之曰勇士營曰

勇士四衛二營隸于內臣最爲無用而從日不此世衛曾華而又復

四衛營營各有將領以所部多寡差次其秩乃闢教埸于安定門之外歲時訓練如三營而隸之　御馬監以太監一人提督出入扈衛導從以備非常蓋

天子所擇以爲禁兵至親重不與他營衛比嘉靖中建方澤侵二營壖地乃更徙稍東而廨宇簡陋歲久

寢圮先後仍貫諱言舉贏甚不稱　國家崇嚴禁旅
居重建威之意今御馬監太監某既受　上命督理
營務則條上諸廢墜及相襲爲蠹弊者爲之振起釐
剔已而按視營廨見其震凌頹剥積廢不治則慨然
曰是不可以已因奏狀言新之便　上曰新之乃令
太監某某及坐營指揮某某等筮日興事鳩工庀材前
爲官廳左右爲旗鼓廳各一監督廳二營廳八廟二
以祀玄帝及火神爲屋凡二百三十有二楹繚垣凡
若干丈工始于萬曆九年正月某日訖明年五月某

日是役也費取于牧場子粒而工部以磚埴之餘佐之徵發之請不及于縣官繕治之勞不煩于將作食節而事時力省而功倍規制既具等列咸秩壯國容也茲惟 明天子張皇率作一視官府之至意惟適臣修職奉公惜財愼事之盛舉皆不可以無述爰識其畧使後有考焉

湖防公署記

湖防公署

吳水國也而震澤匯其中洪流巨浸襟帶三州漸洳數百里所產魚蝦螺蛤薪茭菓木之饒民衣食之網

咎于是斧斤于是故稱利數然而洲渚盤互島嶼紆戒口江南不患倭迴通逃亡命椎剽之奸亦往往窟宅于是故亦稱盜藪倭寇亂始於湖盜余以爲不然凡賊之入水者賊之無能者也倭並能捨舟而陸戰者有司者蓋嘗憂之然自國家經畧以來沿江置戍歲時操閱海上備倭壁壘相望其防最嚴且密而獨太湖之防闕如日斯内地無動爲大爾而頃年多盜閭閻村塢之間抉關胠篋越人于貨者所在竊發有司逐捕逆而之太湖風檣浪舶騰踔出沒于煙波浩渺之中莫可蹤跡蓋防之爲尤難中丞趙郡曹公來撫東南周視四封興修百度江介海壖防禦既飭則

討所以防湖者乃籍兵壯治舟楫嚴追捕謹哨巡邏屬武弁中廉勇有幹局者曰總練官而以指揮僉事朱汝忠為之已復念曰湖去郡治遠而兵水宿野次觸風濤犯不測為難遠者耳目不加而難者易規避是使毋為偷惰而相欺謾也討莫如扼要害審便宜列營建署蒞而守之可以經久乃命汝忠相地得龍山之麓鳩工代材剏立廨宇凡為屋若干楹前堂後寢翼以廊廡繚以周垣樹藩建牙規制悉備工始萬曆辛丑十月某日訖壬寅四月某日閱凡月而成費

取諸省存虛冒之銀，爲兩若干，則汝忠所請于兵使鄒公、郡守冏侯，以聞于曹公，而允行之者也。署成，周侯來屬余記。余曩在政地，所司嘗以湖盜聞。詔以格例從事，乃遣兵搜緝，經歲無所得，卒報罷，始失之張皇，終失之疎宕，寧獨以地險故哉。今余皇旣具，組練旣集，公署旣設，上有所申令，下有所禀仰，若立標而示望的，而趨體統，以正軍容，以肅履斯地，任斯職者，盍亦趯然深思，孜孜户牖之圖，而永絕萑苻之釁也乎。

滸墅關修堤記

滸墅修堤

國家以筦榷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筭司徒之屬奉璽書從事焉吳之滸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滸墅綰轂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司農之粟少府之錢歲輸以巨億萬計舳艫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上腴水至不害其穫自倍饔飧租賦出其中蓋行旅所迹歲漕所經轉事所仰賴是堤之重久矣比歲淫潦水齧隄崩徒涉既艱淪胥日甚一時

行者負者，挽舟而過者，秉耒庤鎛而望歲者，皆顰蹙咨嗟。有司雖䵷目疚心，而物力久虛，莫知爲計。戶部郎澶淵董君，以萬曆丙申來領榷務，旣蠲剔弊蠹，修舉經呈，遐邇慕懷，至者緟屬。踰年而稅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闗吏請如故事，治槖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汙我，而議所以捐之，則以語兵備憲使曹君。曹君曰，請捐之隄工爲民利可乎。即輸金府藏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御兩臺，檄郡丞應侯長洲令江侯董其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家，各率丁夫，

具畚鍤。塞決補罅。培薄增卑。衆志大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閘二十里。所爲隄丈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𢈔。既崇既固。工始于某月日。訖于某月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成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于遂徑溝畛川涂澮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周知。無不犖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蓋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廛縣稍之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涸之財。有餘之力。興事而勸工。

故人不告勞而國不知費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撫吳時繕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間以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荐臻督逋之檄旁午于道閭閻如磬廥藏如洗（當時民力尚寬已若此耶）有司至不能名一錢甚則學宮頹圮經數歲而不得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則病涉者瀕艱歷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為予言董君之司榷也度舟算緡如式而止皆躬自衡較一不以假

吏胥稅金鎔銷解運綜理精密無敢有惘惕為奸利者民間小艇緣關往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强察燭奸杜欺以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靡得過當乃大勝于競錙銖析秋毫者而氷蘗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皭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羸以濟詘上佐國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躋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

雜記

雲南緬夷莽達剌恃其險遠兵力强盛常侵逼三宣

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內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大臣（此靖遠本年之事）中策緬事者，謂余往年麓川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師雖有功而議者藉藉）徵旁省粮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余曰：今財力殫詘，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罔潤疎，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并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過慮也。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三千兵赴之，令相

機戰守。子能先復順寧擒罕虔詔斬以徇縱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　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緬兵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戶部費不過二十萬葢上留意邊疆以滇中用兵勅總鎮五日一報捷臣叙功稍遲則先發賞賚以厲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兵或調兵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余故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週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

多開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闒茸不任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效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余答曰近時暹羅入貢、特遣人用金葉表文奏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偽未可必。宜審寔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

水次使者刻期督趨，兵輸稅倉卒，米皆濕潤，已入廒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若亦只關收米者只是矣謂不可徙，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粮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師，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廒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强授之，恐坐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廒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

難色司徒急索釜甑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朽腐軍不致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者道也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

用吏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僇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愬欲用兵偕按臣以

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節于　朝廷　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

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謂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文定老成持重不苟用兵

京師本澤國也或謂地高水少者大謬

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 上命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尚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

兵之習農者使盡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做江南起稅是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 朝罷 上召余及同官于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粳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 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 上意不回遂切責尚寶

可恨

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　詔下。盡毀堤塍斥爲閒田。再成而廢。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自粲秔輸京師。供　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洮河邊外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常爲中國偵伺。虜至則與邊人并力禦之。虜或挫衂以去。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

支則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添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狡黠入于莽剌川就水草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副將李魁者方大醉軍士報虜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方持羶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敗沒廷議紛紛謂虜已渝盟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且陷危若累卵因歸咎本兵并論余失策余備陳邊事虜情請下九卿會議議定

余復請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畧使切責順義趨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逐之使去于是莽剌川無虜而他酋眞相據捏工川與火酋表裏者亦遠徙時甘肅撫臣欲誘殺番人報功巡茶御史不可乃止一時幸災喜功者皆攘臂談邊然邊事卒無恙洮河晏然而火酋竊伺舊川卒未有能創之者談何容易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　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爲常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

器非至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歲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武宗時也。當時不過節觀而已近者內操皆乃虜患而設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閣臣以為言。主上令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上怒謫外任。閣臣深以為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擐甲荷戈。來明入內。設奸人竄入其中。為害叵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

之患也諸璫皆竦然秉闇力奏。上乃命撤止。使外廷諍之。未必便回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